

東史纂要卷之三





平命韓林學士鑿其味旨舉信以結頰於文却蘇策

齋負贖如要○二平續國本故行於周平齋○此

風姓木王問蘇文之淋后天奏曰莫咬勤齋自最常

太宗太友王朝韓字○示平夷為蘇三韓春五月大

宮闕由開京男口實之惑譴者與及叢蘇夫喜劉

尹弟由受內單立王計圖鑑蘇蘇借西京發丁夫營

莫平齋○大國王左窺平弟也蘇海精○四平王齋

十萬齋光軍光胤齋蘇丁也○三平蘇示蘇故行於

莫以長貝申味樊丹神刻姓為書以時於最幾軍三

幸刻○置光軍后師蘇光胤以資貢人晉為樊丹的



東史纂要卷之五

高麗紀

宣宗明孝王之稱呼天常古諱熙宣宗母弟文宗愛

宗九年皇駕西京有紫氣騰元年丙子宋紹聖三年

二年春正月下詔御史臺禁奢侈○夏四月御設聽朝

至日晨中書省奏時當長養時令舛違水結為冰降

霜殺物夜電暴至京房易傳曰誅罰絕理厥災隕霜

又云上偏聽下情隔塞失在嚴急其罰常寒又云興

兵安誅茲謂公法厥災降霜夏殺五穀頃者幼君寢

疾母后攝政致使凶人謀亂大行誅戮不遺黨類囚



繫之中必有非罪怨氣塞于天地和氣變為灾沴乞

令疑獄未定者促令决正訴告非實悉令反坐以答

天戒王嘉納之○王泛舟東池召宰相侍臣宴飲賦

詩夜分雷雨乃罷○衛尉丞同正金謂碑上書請遷

都南京中書略曰道說云高麗地有三京十一月至

二月住中京三月至六月住南京七月至十月住西

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

覓壤臣謂今時正巡住新京之期今國家有中京西

城以時巡住於是日○二年前王薨壽十○始設壽

錢官使錢三年民貧不能興用命州縣出米穀許民
貿易使知錢利○三年遣使如宋告嗣位○遣使如

遼謝冊封是後兩朝往來使价相望○四年王與王

妃元子幸三角山至楊州相宅都之地○五年聞宋

帝崩遣使弔慰賀登極○遣郎中李載如遼謝詔諭

初遼使王夢見興王寺小鍾歎美曰我朝所未有釋

照曰吾聞皇帝崇信佛教請以此鍾獻夢曰可照請

鑄金鍾二筮獻于遼帝遂屬載先奏其意遼必夢奉

使安有求索加峻刑令勿獻○六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天祚

元乾統國子監奏文宣王殿左右廊新畫六十一子

二十一賢請從祀于釋奠從之○始用銀瓶為貨

以銀一斤為之像本國地形各闊口○王叔吳延寵使宋還帝賜太平

御覽一千卷○崔思諷任懿尹瓘等相南京創地奏
臣等就盧原驛海村龍山等處審視山水不合建都
唯三角山面嶽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於主幹
中心大脉壬坐丙向隨形建都又中書門下奏新作
南京請據京緯令所說或依山取勢或約水表形先
以內從山水形勢東至大峯南至沙里西至岐峯北
至面嶽爲界從之○七年東女直酋長盈歌遣使來
朝盈歌卽金之穆祖也○夏王率羣臣醮上帝於禁
中配以太祖以禳松虫又發卒五百捕松嶽松虫○
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弊中

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

史臣曰庠序學校所以昭揭人倫而培養國脉也
故上古以來王宮國都至於閭巷莫不有學雖夷
狄之陋未之或廢稽諸典籍未有以糜費罷學者
今台輔罷學之請雖窮巷庸夫所不敢出諸口者
肅宗乃擢置於論道經邦之位及其三表請老盛
稱儒雅不允其請何也肅宗溺於立己之私恩昧
於擇相之公義時稱肅宗好文其好之也豈亦玩
心於章句之末而與羣臣賦詩唱和而已耶

幸西京遍遊寺刹泛舟賞宴賦詩唱和王與后妃幸

興福寺落成○禮部奏求箕子墳塋立祠以祭○置
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置店鋪
以興使錢之利○八年東女真太師盈歌遣使來朝
有本國醫者居完顏部善治疾時盈歌戚屬有疾盈
歌謂醫曰汝能治此人病則吾當遣歸汝鄉國其人
果愈盈歌如約送之境上醫者還言于王曰女真居
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王乃通使來往不阻盈
歌遣其族弟斜葛報聘王待之厚至十一月盈歌又
遣使獻土物○九年命門下侍郎平章事林幹伐東
女真于定州城外敗績從邊將李日肅等邀功請討

之議也以尹瓘為東北面行營兵馬都統伐女真○
遼遣使冊王○左僕射政堂文學柳仲率仲狀貌不
踰中人而有膽量少擢高第以清謹名國家欲移都
南京仲獨言其不可凡論國家事悉主忠義時論多
之○遣崔弘嗣鄭文如宋弘嗣等泛海忽為颶風所
飄舟人無不拊心泣弘嗣神色白若及至宋觀者稱
其儀度中規○秋七月幸南京○十年門下侍郎崔
息諷以老乞退魏繼廷曰崔公在官吾輩奈何如山斗
軍國大事一從其言今若告老吾輩奈何後日曲宴
王執其手曰卿若告退誰與共政對曰致仕例也臣

耄艾無能為願得閑以終餘齒許之○秋八月幸西
京王不豫九月還發疾大漸次金郊至長平門外薨
于輦中太子侯卽位王幼而聰慧及長孝儉雄毅該
覽經史然遊幸頻數多致民弊

李齊賢曰以漢高知人之明屢欲易太子而不知
代王之終為太平天子封之邊郡唐太宗之賢而
不克定嗣卒用呂量乃使凶牝啄其孫迨盡然兩
漢四百年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
中睿迄昭哀皆大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大也非人
也我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宗於髫髻

之年而由潘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有子

二有孫繼繼繩繩以至于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

以魏繼廷為門下侍中崔弘嗣李頽並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尹瓘中書侍郎平章事御史臺奏今因國

空虛請書獄空二字揭法司南街以示盛世刑措之

美宰相表賀時經大赦罪囚皆放而御史請標榜宰

相稱賀識者譏之遣名臣巡察郡縣守令殿最



諱懿字世民母柳氏元年丙戌宋崇寧五年遼乾統

年六比女真沙八及酋長高亂阿於大等四十餘人來

朝授職東女真之訓率騎二千來屯關外納款林

辭之出師也酋長迫蓋使之於是召還加發兵馬使
訓逆擊我軍敗績至是來朝於是召還加發兵馬使

金德珍等○納宣宗女延和宮主為妃○夏六月因

亢旱下詔責躬令兩府近臣臺省諫官各上封事採

納是日小雨○申明軍法時有東征之議都○二年

王下制曰置學養賢三代致治之本也有司宜速施

行王方嚮文字而大臣無一人奉承時議愒之○門

下侍郎平章事林奩卒奩清直有大臣風嘗勾管大

倉署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穀誣弄官吏家資鉅

萬交通縉紳槩發其奸置於法朝議快之謚元敬○

以僧曇直為王師○以思肅王后李氏配宣宗廟初

宣宗爲國原公納李預女爲妃未幾而卒是爲貞信
賢妃又納李碩女生獻宗封王后及獻宗卽位尊爲
太后薨謚思肅至是議宣廟之配王欲以貞信配諫
官奏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甚淺思肅自嬪公府以
至踐位內助居多及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
宗遜位于順宗退居舊宮未無失德以思肅配僭制
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夏詳禮典諫官復奏曰春秋
之義國君卽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况后妃乎
請以思肅配從之○王幸西京御威鳳樓遣尹瓘吳
延寵伐女真築九城語在瓘傳○三年納給事中李

資謙女為妃○王韋南京還次峯城縣召侍從置酒

議邊事語及庾翼等戰死泣下霑襟翼等三人於八月戰死吉州

○四年右諫議大夫李載上疏曰今軍國多故黎庶

未安數與羣臣宴樂且東蕃攻戰未休屯兵未去詎

請和好國家信之欲遣使告遼還其九城甚不可也

○御神鳳門閱神騎軍是後頻御親閱○吳延寵與

女真戰于吉州敗績○女真褭弗等來朝會羣臣議

還九城○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

八八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

養正武學○五年宋遣兵部尚書王襄中書舍人張

邦昌贊詔來宋使曰此詔御筆親製北朝必無如此
禮數○王奉太后幸南京遂幸三角山諸寺○六年
饗庶老及節義孝順男女于宮庭尚書致仕林成槩
柳澤等于閤門王親侑之觀者多感泣成槩懷疏諫
五條皆國家大事平章事致仕金上琦年八十一王
欲宴于內殿以示優禮上琦固辭以老病○夏五月
門下侍中尹瓘卒○以胡宗旦權知直翰林宗旦宋
福州人嘗入大學爲上舍生後遊兩浙仍寄商船而
來性聰敏博學能文兼雜藝王寵顧優厚驟登清
要然頗進歷勝之術王不能無惑焉○七年夏四月

御禁內紗樓製牧丹詩命儒臣應製賜段匹顯宗嘗
手植牧丹于樓前自德宗至肅宗皆有詠花詩又令
從臣應製○叅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冠性清直寬
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為西北面兵馬使韓
冲稱真有元帥氣量與女真累戰有功○流俗離寺
住持僧統窺于巨濟縣又流尚書右丞金仁碩等十
五人于遠地窺文宗子住持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
人多歸附或告窺與仁碩等交通圖不
軌故○八年置花園二于宮南西時宦寺競以奢侈
媚王起臺榭峻牆垣括民家花草移栽其中既而二
園廢○九年叅知政事致仕庾祿崇卒祿崇以儒術

追性正直在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許未嘗屈已從

人○供奉官安稷崇還自宋帝賜王新樂及譜諫○

王詣國學酌獻于先聖先師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

說命百官及生員七百餘人立庭聽講各進歌頌王

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十年乙未宋政和五年春

正月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其俗

如函奴無城郭無文字結繩為約束兒能引弓壯音

控弦為勁兵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事契丹

及我朝其先平川僧今俊遁入女真居阿之古村或

曰平州僧今辛之子克守初入女真居阿之古村娶
女真女生子曰古乙太師古乙生活羅活羅多子長
曰劬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最雄傑得衆心盈歌死劬
里鉢長子烏雅束嗣位○秋八月遼將伐女真遣使
烏雅束平弟阿骨打立

請兵會宰樞侍臣武將議之皆以為可惟拓俊京金
富侷富軾韓冲閔修以為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
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為他國出師自生覺端恐將來
利害難測王問至再三平無定議○冬設八關會王
自毬庭還至閣門前駐蹕唱和命倡優歌舞仗內幾
至三鼓御史崔贄雜端許載進諫王嘉納之○十一
年參知政事致仕高令臣卒令臣少孤力學善屬文
歷仕中外議論慷慨其在政府公卿爭進新法令臣
以為祖宗成憲具在何必改作以清儉自守及卒家
無羨財○校書郎鄭良稷自遼東京還時東京渤海

人作亂殺畱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稱皇帝
國號大元建元隆基良稷上表稱臣以國家所遺畱
守土物贈永昌得厚報及還匿不奏事覺下獄治之
○左遷知制誥崔瀹爲春州府使王幸西京泛舟大
同江扈駕諸臣及西京畱守等官侍宴王與侍臣唱
和悅懌瀹上書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曰
詩人多輕薄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
與儒雅討論經史咨諏政理安事雕蟲數與輕薄詞
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耶王優納之有一詞臣乘隙
曰瀹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瀹短於詩故有此

言王怒黜之是後日與郭輿及詞臣遊宴哦詩唱和
○金主阿骨打遣阿只來○中書門下奏違為女真
所侵有危亡之勢所稟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
宜除去年號但用甲子從之○王字之文公美使宋
還帝賜大晟樂遣李資諒等謝仍下制大晟樂文武
舞宜先薦宗廟以及宴享○作清譙閣于禁中選置
學士朝夕講論經籍俄以清譙閣在禁中學士直宿
出入為難又置寶文閣於紅樓下南廊移清譙閣學
士充之加置待制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彥○宴清譙
閣謂學士等曰朕嘗覽貞觀政要太宗曰但使天下

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

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鳳凰何異於桀紂斯言至矣

庶幾景行遂命金緣朴景仁及寶文閣學士註解政

要以進又命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宋帝所

賜其器極精卿等可纂定投壺儀并圖以進○十二

月大儻官者分左右以求勝王又被命諸王分主之規

諫且路充斥禁中諫官叩閤切契丹前後五十餘

人漢兒五十餘人奚家二百四十餘人熟女真二十

三人渤海九十六人來投○十二年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

寶元金緣在北邊馳奏金兵攻遼統軍耶律寧與常

孝孫等移牒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遂率其眾載

船百四十艘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錢穀甚

多王大悅改抱州為義州以鴨江為界置關防百官

表賀○金主遣阿只等五人移書曰兄大女真金國

麗國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謂契丹為大國高麗為

父母之邦心事之契丹無道陵轍我疆場屢加無

名之師我蒙天之祐獲殄滅之惟王書至大臣極言

許我和親結為兄弟以成萬世之好和親不可御史金富轍上疏許和復遂不報語枉富

轍傳○李資諒使宋至汴京帝親賜宴製詩示之命

和資諒即製進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出洞房

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醕輕浮萬壽觴帝大加稱賞將

還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數
人來資諒表曰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醜不可
通上國有宰臣曰女真珍奇雜出高麗素與互市不
欲分利他國故沮之不必借高麗可遣一介招致竟
交通致靖康之禍進士權適趙誼金瑞質真諒還
時宋徽宗於十年○十三年重修安和寺龜極奢侈勞費
不貲王親設齋五日落成求書扁額于宋皇帝聞之
御書佛殿扁曰能仁之殿命蔡京書門額以賜之
以金尚禪判閣事本惟仁為太府卿二人清直自
守所至皆有聲績而未嘗干請權貴高未建韓安

仁上劄請加擢用以勵具長故有是命○十四年金
主遣使來聘致書遺中書主事曹寔與聘于金國書
有况彼源發于吾土之語金主拒不受○始於國學
立養賢庫王銳意儒術置儒學六十八人武學十七人
選名儒為學官以教導之文風稍振○十五年王命
黜赴制科國學生高孝冲下獄王時頗好樂妓玲瓏
過雲等以善歌屢承恩眷孝冲作感二女詩以諷之
中書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孝冲赴舉命黜之
下獄胡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迎入佛骨于禁中
佛牙頭骨以賜還帝以金盛○王和寺順

王后眞堂薦酌流涕后李氏資謙之女也初為延德
宮主聰慧有寵及薨王屢舉哭臨其葬也親祖于神
鳳門外再幸魂堂言官諫不聽是後亦屢幸又微行
陵寢○秋遼遣副使蕭遵禮詔以戎孽路阻同仇大
順之意○十六年幸安和寺還次李資謙山齋置酒
賜資謙推誠佐理功臣郃城郡開國伯○叅知政事
致仕朴景仁率景仁少力學登科三為諫官言論綏
直無所依違○十七年門下侍郎致仕崔弘嗣卒起
自寒微性貞介寡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事妻子
未嘗見其戲夫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然務苛察見

人小過輒不忌○王御紗樓召文臣五十六人刻燭
命賦收丹詩主簿安寶麟為第一賜絹有差時康曰
用以能詩名王亦觀其休燭將盡纔得一聯云頭白
醉翁看戲後眼明儒老倚欄邊袖其囊伏御溝中王
命小宦取視嗟賞不已曰古人所謂曰頭花鈿滿面
不如西施半粧○王幸順天館宴宰樞忽覺背有微
腫促駕還宮仍疾革召太子面諭曰予追思所行得
少失交慎勿效焉但當稽古聖賢之道奉我太祖之
訓不懈于位永綏庶民命韓安仁取國璽以授薨太
子幼王諸弟頗有覬覦心李資謙奉太子即位

史臣曰睿宗天資明哲嘗在東宮禮接賢士敦行
孝悌及卽位宵旰憂勤精求治但志存拓境僥
倖邊功歆慕華風信用胡宗旦頗惑其言然知用
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服恤鰥寡養耆
老開設學校教養生員置清讌寶文兩閣日與文
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讓成俗故韓安仁
曰十七年事業可以貽厥後世信哉

夏五月加李資謙功臣號守太師中書令邵城侯詔
曰中書令李資謙太后之父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
會議聞奏語在金富軾傳○平章事韓安仁奏睿宗

在位十七年事業宜在史冊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
編修官制以學士朴昇中鄭克永金富軾充編修官
修實錄○冬十二月李資謙殺中書侍郎韓安仁流
文公美鄭克永李永等安仁湍州人睿宗朝與李永
等以潛邸舊恩密近用事兄弟親戚分據要路與文
公美李資諒及崔弘宰俱在樞府外和而內忌安仁
奏資謙為上公不令視事陽尊而陰奪之權會有崔
惟迪賂資謙臧獲二十口得除給事中物議譟然安
仁颺言於省中資謙聞之大怒請辨於御史臺安仁
慙恐告休數與公美克永李永等會散侵夜又有崔

思全者以大醫視瘡宗背疽不早治被論於安仁輩
挾宿憾伺間羣怨交構潛以安仁公美結黨陰謀將
不利於上公資謙遂羅織其罪流安仁沉殺之公美
克永李永等及親姪緣坐流竄者亦多李永安城郡
吏之子勤學登第歷臺閣至是以安仁妹壻坐流珍
島聞其母將沒為婢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老
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何苟生乃飲酒一斗憤而死
資謙遣術士瘞道傷牛馬不敢踐或病瘡者就禱輒
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
事永天資方直不為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

智祿延等謀毀士類永皆與焉

順德王后李氏 ○元年癸卯宋宣和五

三年金太宗以金祿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祿見王

幼冲外戚用事懇辭乞退以崔弘宰為門下侍郎平

章事拓後京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宋遣禮部侍郎

路允迪致真吊慰 ○二年李資謙流崔弘宰于禡地

島弘宰善射御擅威福 ○遣樞密使朴昇中詔諭李

資謙釋衰赴朝賜衣帶金幣冊資謙為亮節翼命功

臣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

國公王出殿門親傳詔書百官進賀資謙第資謙釋

表赴中書

時資謙居母喪

百官又綴行庭賀是日大雷電以

兩○資謙納第三女于王資謙恐他姓為妃則權寵

有所分強請之王不得已從之是日大風雨拔木○

三年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是日又大風雨

史氏曰昔魏公操窺伺漢鼎納三女于帝為貴人

宮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之計資謙

曾信圖讖李氏得國之語蓄無君之心非一朝一

夕史氏以資謙納三女為懼權寵之分何見事之

晚也

五月遣陳淑如金金以國書非表又不稱臣不納○

四年宋欽宗靖康春二月內侍祗候金榮錄事安

甫麟同知樞密智祿延謀誅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

謙俊京舉兵犯闕朴昇中子漢造自宮中出火宮

禁宮闕燒盡殺甫麟祿延左僕射洪灌知樞密金頌

及侍衛臣僚流金榮遷王于重興宅西院王恐被害

請禪位於資謙資謙未敢發言平章事李壽賜言於

坐中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資謙意遂沮王自

居西院左右皆資謙之黨國事不自聽斷動止皆不

自由資謙俊京威勢益熾無敢誰何

史臣曰資謙之惡極矣其公可立而待祿延等因

人不忍欲除君側之惡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李訓鄭注欲鋤剪宦官而不能克甘露之變禍及國家其事略同

召百官議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獨資謙俊京曰金既暴興滅遼與宋與我接境不得不事從之○黃霧四塞○日色如血○夏五月李資謙反王命崔忠全拓俊京討之流資謙及妻子支黨朴昇中朴彪等資謙圖不軌進毒餅中妃密白王以餅投烏鳥斃又送毒藥妃捧椀陽蹶而覆之妃即資謙第四女也王曾與忠全謀諭俊京以禍福乃決策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

小紙密送俊京俊京乃示尚書金珣珣泣曰有旨如

此義當死俊京與珣率將校僚吏僕隸入宮奉王出

御軍器監召資謙并妻子拘囚於八關寶斬其將康

好高珍守捕支黨子姪并流之○以拓俊京為檢校

太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公壽判吏部金珣

戶部尚書皆賜功臣號崔思全兵部尚書李壽也○

王廢二妃李氏諫官累內任氏為妃妃任元數女也

李璋夢黃大旗豎於其第旗尾飄紫於宣慶殿鴟尾
及并聘金仁揆子之孝昏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死

以實謝遣翌日卜者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必
為國母時資謙已納兩女聞其言惡之奏貶元數為

開城府使居歲餘其倅夢太守廳事椽棟折作大竇
黃龍從竇出詰朝倅詣元數以夢賀曰使君家必有

異慶又王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以語拓俊京

俊京解曰荏者任也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

認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葵者揆也皇王執道揆御

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

其言○秋七月宋遣閣門祗候侯章歸中孚等詔諭

果驗○秋七月宋遣閣門祗候侯章歸中孚等詔諭

新承內禪金兵陷逼之故勉率士眾表裏王師以報

中國數世之恩侯章又致書於王大略言姦人啓議

開邊使金人搆獫擾我中原告和求歸復有無厭窺

伺河北待以秋涼興師討伐乘此之時本國安可坐

視願將兵境上共為掃除王答書略曰本國自祖先

帝降使修聘恩禮尤厚道君太上皇帝待遇加等實

百歲難報之恩也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

心庶幾萬一今者伏承宣詔以金人不道方將起兵

問罪令小國率勵士象相為表裏奉讀流涕唯金人

之始也。因嘗臣屬於我國，而常以寇掠為事。我國以邊鄙甫寧，不欲生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要在羈縻，而巳。昨使北遼，人自金來，言上朝使臣到藩土，禮數一如降使。北遼之例，又聞因其請和而許之。以中國之大，而如此，况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載念本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為禦戎之具，靡有孑遺。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勉強所能及也。但冀訓勵師徒，修整器械，待王師臨歷，彼境則弊國敢不盡。○侯章還王附表以聞。○九月遣金富軾如宋賀登極。富軾至明州，會金兵八汴道，榷不得入。至明年五月乃還。○金遣使來諭，凡遣使往來，當循遼舊王餞金使于大明宮，遣使報謝，一依事遼。○十二月李資謙死於靈光郡。○以金仁存為翊聖同德功臣太師，門下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判吏部事。○五年，詠

宋建炎元年王幸西京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說王

設灌頂道場其術詭誕不可知○王與妃及兩公主

幸興福寺遂共御龍舟宴樂于大同江召宰樞侍臣

侍宴○拓俊京特功跋扈王忌之左正言鄭知常上

疏略曰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之事萬世之罪

也於是流俊京于岳墮島○文公美韓安中文公裕

鄭克永等召還復職○金遣使來詔諭趙主父子見

俘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差押赴闕及冊命公宋大

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等事○十二月門下侍中金

仁存卒○六年宋帝遣刑部尚書楊應誠齊州防禦

使韓衍來宣詔應誠等又劄陳假道迎請二帝津發

使人一行至界上先報知金人以聽可否王答以書

略曰伏聞二帝遠征舉國憂憤雖不能應時奔問官

守而臣子之心豈違寧處皇帝初登寶位首遣侍臣

欲令小國津發前去迎請二聖使副一而論繼以

公牒懇意備至敢不拜命然女真之始也分屈部落

未有定主故嘗臣屬我國漸致強盛常為邊患近者

陷沒大遼侵犯上國自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國稱臣

仍約定禮數一依事遼舊例小國不得已而從之然

常疾我樂率上國如聞使節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
非特如此必以報聘為名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則我
將何辭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則小國之保全難矣而
淮南兩浙沿海之地得不慮其窺覷耶應誠等往復
不已又答曰上海之朝先是降詔令小國往諭女真來朝
小國竊慮女真不可使窺中國富庶不致奉詔胡廷
不以為然遂多方招諭厚賜金帛彼既知中國虛實
窺心一動甚長驅入騷擾京師小國與金國疆場相
接知情偽甚熟今使節由此而往則彼必

其國東濱大海尤善水戰彼托以復禮審知淮浙形勢萬一具戰艦浮海而下擊其不意竊恐北苦陸戰南苦水戰首尾受敵為患必鉅事至於此雖悔可應追小國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鑒不敢飾辭

誠等還附表謝遂不受例贈禮物亦不受而去遣

禮部侍郎尹彥頤如宋以答楊應誠書中之意修表

上之彥頤還回詔曰顧孝友之思雖欲伸於已志然

幾微之際亦當盡於人情既諒恭勤毋忘屏衛幸

西京妙清白壽翰以不經之說眩惑眾人鄭知常亦

西京人浚信之金安洪彝叙李仲孚大臣文公仁林

景清從而和之於是妙清等上言西京林原驛地是

陰陽家所謂大花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金

國執贄自降三十六國皆為臣妾遂移林原驛作新

宮○七年西京新宮成韋西京御新宮時或者上表勸王稱帝建

元或請約齊國夾○忠州人劉挺弒其父中書門下
攻滅金玉不聽

奏請降州為郡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

弒其父者殺其人毀其室滂其宮而止耳降州為郡

非古法也○八年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太多供給甚

費請簡畱行修業成者若干人餘悉出之於是國學

諸生詣闕上書論御史臺王從諸生言○左遷侍御

史高唐愈為工部員外郎初唐愈坐論資謙之黨貶

秩復為臺官又論資謙之亂朝臣贊從失節而黃緣

苟免者多至宰輔雖聖上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
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其言不忍盡棄大臣尋擢唐

愈為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唐愈改名愈基禁諸生治莊

老學○十年二月遣員外郎崔惟清等如宋上表曰

屬兩聖之遠征既不能奔問官守及大人之繼照又

未得稱慶闕庭終曰上尊周室媿莫進晉伯之前功

內屬漢庭冀不失朝鮮之舊事惟清還回詔略曰朕

省方南國通道東藩載嘉享上之恭重有觀光之請

爰即乘輿之所幸以須信使之來庭顧秋塞馬肥或

戒嚴之不暇而春潮舟穩庶利涉以無虞○八月大

雨漂沒人家不可勝數又水湧奉恩寺後山上古井
奔流入國學廳漂沒經史百家文書○平章事崔滋
盛知貢舉吏部侍郎林存同知貢舉出賦題云聖人
耐以天下爲一家省官奏按耐古能字今以耐爲韻
非是請命改試不允因命滋盛夏試又命題云天道
不閑而能久省臺又奏按禮記云天道不閑而能久
鄉本家語以不閑爲不閑者蓋謬誤耳今貢院不考
正經而據錯本請罷滋盛等停今年選舉王命只取
經義論可取者二十五人御史任元濬等請追奪名
牌改試不報元濬等退而待罪臺空凡七日又國學

生并彥伯等五十人上書請改試不允○十二年春
幸西京移御太花闕駕初發暴風揚塵人馬不能前
流星墜地大如斗○國子司業林完上疏請誅妙清
先是同知樞密事任元敦上書請誅妙清白壽翰等
皆不報○六月震西京太花闕乾龍殿

史氏曰仁宗身經李拓之亂宜其動心忍性增益
其智識而復為妙清嬰弄何哉清特妖妄賊髡耳
其說荒怪兇謀既極而天之警告仁宗者未嘗不
惓惓懇至八年之幸始有重輿塔之災九年林原
新闕有鳥跡之怪十年駕至金巖大風晝晦十二

年駕至大同江暴風作惡移御大花閣亦有大風
流星之變加以正月繁霜大雷雨以震復有今日
大華乾龍之震天之譴告如是而終不悟賊清旣
叛勞民動衆三年而僅平之王雖噬臍尚何及哉
十三年春正月妙清柳岳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
卿趙昌言安仲榮等以西京叛命平章事金富軾等
討之語在富軾傳○十四年詔曰昔鄭莊公置姜氏
于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復爲母
子如初今外舅李氏雖歿而親親之意終不可忘可
贈檢校太史漢陽公妃崔氏封下韓國太夫人

史氏曰薄昭以舅親殺漢使文帝不忍加誅逼令
自殺先儒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
如一昭殺漢使若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
哉今資謙潛圖不軌其罪逆覆載所不容與殺漢
使之罪不啻萬萬王反不誅只流于外得保首領
幸矣又加厚爵為惡者何所懲艾乎

十八年門下侍中致仕金若溫卒若溫初名義文侍
中良鑑之子性恭儉靜歷任中外所至人便之李
資謙秉權喜利者爭附若溫與資謙堂兄弟而不相
比世多其守正○宰臣金富軾任元數等與省郎崔

梓鄭夔明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閣三日皆不報梓等

乞罷不出王罷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

別庫乃召梓等令視事擢龍朔以所言不盡從不起

○十九年遣禮部侍郎權迪等如金以農時不納秋

再遣○金遣使冊王故事受冊命必於南郊今使臣

宗禮等奉朝廷指揮始於王宮頒詔○二十二年押

年宋紹興十四年制曰拓後京雖失為臣之節亦有衛

社之功可授檢校戶部尚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

其先谷州○二十三年冬十二月立春夜天

有聲如雷太史占曰立春日天鳴至重慶且驚○二

十四年春正月王宴金使於大觀殿遂不豫疾篤遣
內侍從置資謙妻子於仁州又追復拓俊京門下侍
郎平章事召還其子孫官之決金堤郡新築碧骨堤
堰皆從巫言也

史氏曰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仁宗彌留
感於巫卜妖妄之說求婚於已死之逆鬼而復其
妻子施恩於已黜之逆臣而優加爵命欲活須臾
之命不能正終如此其不達死生之理甚矣

二月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昉遂薨

續以昭臆服

史臣金富軾曰仁宗自少多才藝曉音律善書畫

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性又儉約所御寢
席無黃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宮中宦寺不過
數人日再視事專以德惠安民及金國暴興排羣
議上表稱臣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為胡狄則瞿然
曰安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遂能世結歡盟
邊境無虞不幸資謙恣橫變生宮闈身遭幽辱然
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可以見度量之寬矣

史臣金莘夫曰仁宗幼冲卽位宰相韓安仁等不
能長慮却顧使姦兇跋扈毒流三韓祖宗之業幾
於墜地可以鑑矣又惑於妙清壽翰之說卒以西

都之反逆者何也蓋以天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
故耳是以典刑未定於丙午之逆類處置不均於
西都之反民可不惜哉其不喜游宴減省官駁恭
儉以飭身誠信以交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殺宗室

諱觀字日升母恭睿太后任氏 元年丁卯宋紹興十

七年夏四月幸外帝釋院自是游幸寺院不可勝紀

○臺諫上章言事不報歸第王乃下毬杖于御史臺

臺奉詔鎖壽昌宮北門以禁羣小出入王游北園謂

左右曰吾擊毬之技無復試矣已而取毬擊之人莫

有及者○取升補試任裕公等五十五人○御西樓

觀擊毬自此無月不觀○御史臺奏壽昌宮北門嘗
奉詔關鎖散員史直哉校尉鄭仲夫等擅開出入請
下吏王不聽○禁同姓親族相婚○二年金遣使命
王洛起復冊王○李湊智之用與宋人張喆同謀湊
變名稱東方昕通書宋太師秦檜若以伐金為名假
道高麗我為內應高麗可圖也之用以其書及高麗
地圖附宋商彭寅以獻檜至是宋都綱林大有得書
及圖來告囚喆湊之用鞫之皆服湊之用死獄中喆
伏誅○以任元敦守太尉定安公金富弼守太保尹
彥頤政堂文學高兆基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明

下侍中致仕金富軾卒○三月日有黑子大如鷄卵
後十日又如如是者再○王將宴侍臣諫議王軾見宦
者鄭誠崇斑帶犀指臺員曰此而不彈臺官可謂無
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憤然依色令臺吏李份取
其帶誠白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王不悅罷
宴卽解所御帶賜誠以誠權知閣門祗候誠王御
史臺以宦者叅朝官無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復不出
王收誠祗候制誠怨之嗾鄭壽開誣告臺官等怨大
家謀推大寧侯暉為主按問無驗黥流壽開○金存
中與郎中鄭叙有隙嗾諫議王軾等論叙交結大寧

侯之罪存中鄭誠乃構飛語以聞王亦疑之繼而宰相崔惟清等率諫官彈奏鄭叙邀致大寧宴樂遊戲又論鄭誠謀陷臺諫罪皆因赦王並宥之知臺事崔允議直入王所爭之乃流叙于東萊貶崔惟清南京畱守李綽升南海縣令皆叙妹婿也於是存中並罷幸○六年宴萬壽亭至曉乃罷先是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小亭號萬壽被壁以黃綾窟極奢侈宴將罷假山頽牝鷄鳴○秋七月右諫議大夫申淑等伏閣切諫凡三日乃黜內侍十四人茶房五人○八年夏定科舉法初場試經義終場試

詩賦國學生考以六行積十四分以上者
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
○召平章

事崔子英門下省事梁元俊起居舍人崔婁伯訪問

國政婁伯水原吏尚勳之子年十五父為虎所攬婁伯荷斧跡虎虎既食飽卧婁伯直前斫之剗其

腹取父骸以葬盛虎肉於食館之
川中廬墓服闋取虎肉盡食之
○十年定安公任元

厚率元初名器宇宏濶風彩嚴重博通經史勤儉清白

妙清妖說一時傾信而元數獨擯之人服其明及判

吏部銓注甚公人稱山濤王卽位以太后父令上殿

行禮諫官論之遂封公頤養
○十一年春正月戊辰

朔風自乾來太史奏曰國有憂王懼卜者榮儀因進

穰禮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又遍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且於諸寺皆張法會
至限十日萬日財竭民怨○幸國清寺遂幸敬天寺
有司奏行在所挾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
不可暫離○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高兆基卒兆基
耽羅人性慷慨涉獵經史尤工五言詩爲諫官直言
不諱拜平章事屈節附金存中時議非之○遷太后
任氏於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暉于天安府貶崔惟清
爲忠州牧使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密諭諫臣論劾
大寧侯又恐太后救先遷之○休離宮於關東宮曰
壽德殿曰天寧又以侍中王冲等四人第宅爲別宮

又毀民家五十餘區作太平亭亭南鑿池作觀瀾亭

其北構養貽亭蓋以青瓷南構養和亭蓋以椶又磨

玉石築一臺聚怪石作仙山引遠水為飛泉窮極侈

麗羣小逢迎民間珍異之物無問遠近運載絡繹

王聞東海中有羽陵島地廣土肥舊有州縣可以居

民遣濱州道監倉金柔立往視山柔立嶺嶺回回嶺嶺島中有大

海一萬餘步向西行一萬三千餘步向南行一萬五

千餘步向北行八千餘步有村落基址七所有石佛

鐵鍾石塔多生柴胡蒿本石鞠草○復以鄭誠為閣

門祗侯王召承宣李元膺右諫議李公升等督署鄭
誠告身宰臣諫官不得已署之獨李知深等數人不

署皆左遷誠自是獲參朝列權寵日盛親黨希列交
構讒訴陵轍朝臣侵漁間巷官寺亂法莫盛於斯繼
而申淑金湯柳公材等上疏極諫○十二年太史監
侯劉元度奏白州兔山半月岡實我國重興之地若
營宮闕七年之內可吞北虜遣平章事崔亮儀相之
還奏曰山朝水順可營宮闕王遣允儀及李元膺等
徵發西海道丁夫催督告成賜闕名重興殿額大和
術者私語曰此道誥所謂庚方客虎舉頭掩來之勢
創闕於此恐有危亾之患冬王幸白州御新闕受賀
是日天地昏黑大風拔木王頗疑之○門下侍郎平

章事梁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誠堅

執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門巷蕭然

初守光州妻事姑不謹黜之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十六年諫官伏閣上

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惑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

行在集僧道數百人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藏虛竭

又多作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貢緣

營私時旱荒疫癘道殣相望○諫議李知深等承王

命署崔光鈞告身初宮人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

女崔光鈞為無比女婿超授八品驟拜式目都監錄

事士大夫切齒諫官不署告身王召諫議李知深給

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麟瞻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

精等督署之郎舍與縮唯唯而退有人嘲曰莫說為

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官者白

京官奴也王愛之號養子出入母內與無比押頗有醜聲○冬十二月太白經天

四日○韋仁智齋即慶龍齋也親製詩一聯云夢裏

明聞真吉地扶蘇山下別神仙遂廣開增飭日與嬖

伴沉酣不恤國政諫官或請毀之王輒稱夢報以拒

之自是諫者乃止○十七年貶左正言文克謙為晉

州疑黃判官語在古謙傳○十八年冬十一月陰霧

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竊者衆邪之氣連日

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

占曰破國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久曠而

不居天災可懼而不省移徙無常號令不時故有此

異王竟不悟○十九年金大夫營主遣銳卒攻麟靜

二州境內之島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焉

麟靜州最近金人乘間樵牧人多居焉兵馬副使金

光中欲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廬舍仍置防守

屯田金主讓之王乃還其島命撤防守兵馬副使尹

麟瞻恥削土猶不從命故金將來侵麟瞻秘不奏

○王滄于游宴惟日不足稍遇佳境輒構亭臺於是
金敦中重修觀瀾寺稱以祝釐督發傷民遍植松杉
於寺北童山築壇為御室飾以金碧敦中設宴於西

臺王與掌輔侍臣酣飲盡歡皇賜敦中已而鄭誠祝
登於奉靈寺饗王供辦遠勝觀瀾王醉自吹笙因問
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升對卽召至前命之吹笙
欣然嘆相見之晚遂屬內侍又構衆美亭於清靈齋
南麓亭之南澗貯水成池岸上作茅亭鳧雁蒼葦苑
如江湖之狀又有龍淵寺南石壁臨水削立數仞曰
虎巖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築堤爲湖
每當泛舟于南池石壁也伎樂滿載百戲備呈別令
小僮棹歌漁唱互答於遠浦間沿流上下侵夜忘返
其他以勝致名者曰萬春亭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

王竿亭橋曰錦花門曰水德風亭水榭羅絡於山溪
不可殫記皆由嬖幸近習如朴懷俊劉莊白善淵輩
從史媿悅爭奇鬪巧病民傷財凡三年而告成衆美
亭之役也有一卒貧不能自給每食役徒分與一匙
一日其妻求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
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顏醜
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
咽不能食聞者悲之王與宰臣文士如崔哀偁許洪
材李復基韓賴及詩僧覺倪輩遊必共之賦詩酣飲
無虛日或觀水戲於江上或月夜微行於寺院或如

南京或遊西都出幸不時日再三移御自朝達曙君
臣沉醉富從將士疲困生嗔鄭仲夫李義方之徒聚
首密語曰今日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困是可忍
乎遂構兇謀矣○王一日自歸法寺幸玄花寺馳馬
至懶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囊
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史氏曰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卽陳二十餘年荒
淫怠忽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追念龔襄明悔心
萌而善端露信乎天理之未泯也苟有忠正之臣
開導之不至於終迷惜乎朝臣無有如龔襄明者能

轉稜王心使之終及於禍悲夫

金遺符寶郎徒單懷貞來賜羊有羊四角樞密使李
公升以為瑞獸表賀時人嘲為四角承宣○二十四
年春正月朔王受賀於大觀殿親製表臣僚賀表宣示
羣臣百官乃表賀

上年賀正表
亦王代製

史氏曰毅宗親製賀表自讚已德比之堯舜禹湯
文武恬不知愧亦獨何心哉世之稱人主華藻浮
靡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為首然不過與臣下賦
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讚德則雖二主亦未嘗
覘然為之毅宗之失於茲甚於陳隋則雖欲免陳

隋之禍敗得乎

二月狼星見于南極西海道按察使朴純嘏以爲老人星馳奏王親醮老人星于內殿忠州副使崔光鈞奏前月祭老人星于竹杖寺其夕壽星見王大喜百官稱賀王宴叅官以上親製樂章命工歌之結彩棚陳百戲夜分乃罷○王幸延福亭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爲嘉瑞蓬艾三莖生於亭以爲瑞草內侍黃文莊指水鳥爲玄鶴作詩讚之王稱嘆和詩拜國子博士直翰林○水州民耕田得金一錠狀如龜知州使吳錄之取以獻左右呼萬歲曰天降金龜聖德之應羣

臣皆賀○秋八月王幸普賢院自開城至東坡驛二

賢院舊基俗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作亂大殺

謂之朝廷沉官守遣兵殺留都文官以王還宮語在四

帛從文官宦寺遣兵殺留都文官以王還宮語在四

兇錄○九月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放王于巨濟縣

太子于珍島殺太孫迎王弟翼陽公皓即位○遣工

部郎中庾應圭如金上表作前王讓弟表略曰臣久

纏疾恙漸致衰羸伏在床枕幾委體支臣父先臣國

王嘗屬臣云苟有流代必先弟及今臣有元子泓少

而無慧長且多愆未堪主國矧復秦藩臣弟皓忠順

之德夙勤於君親睦恭之心無懈於朝夕乃權守軍

國事務敢茲上聞其照下懇

史臣金良鏡曰昔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
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濇可畏者六
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
足懼山崩川渴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藏
匿濇可畏廉恥道喪濇可畏上下相徇濇可畏毀
譽亂直濇可畏直言不聞濇可畏歐陽公記此言
曰凡為國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夫前君
崇奉佛法敬信神祇齋醮之費徵欵無度區區事
佛事神而姦諛若李復基林宗植韓賴為左右儉

去若鄭誠王光就白子端爲內宦阿曲若榮儀金子幾爲術士所幸嬖妾無比主於內希意導志夏相妖媚利口紛騰讜言踈絕變生輦轂之間而卒莫之知也此豈懼其所不懼不畏其所畏之然耶且禍亂之初無一人歛死遞代之後造偽飾辭如此尤可歎也

東史纂要卷之五

東史纂要卷之六

高麗紀

明宗光武王

諱皓字之且 殺宗母弟

○元年辛卯 宋乾道七年

年李義方殺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輿史直哉

順等相與言義方李高等擅殺朝臣 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而殺之 ○李高與僧修

惠等謀叛伏誅 ○金遣詢問使完顏請來賜前王詔

曰述前王之遺囑讓母弟而相傳尚慮未出於誠心

是用往頒於詔問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篤

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請不得見

前王王乃具前王表附請還 ○左諫議金辛尹右諫

議金甫當左散騎常侍李紹膺左司諫李應招左正
言崔讜等上疏以爲前朝宰相崔允儀諫議李元膺
中丞吳中正等署宦官鄭誠告身西海按察使朴純
嘏妄奏老人星見知水州吳錄之妄獻金龜之瑞請
皆禁錮子孫且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
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解兼官允之
惟俊儀克謙事不允諫官伏閣力爭俊儀因醉使巡
檢軍辱之王聞之召俊儀慰解囚諫官于隍城左遷
辛尹甫當應招讜等改俊儀爲衛尉少卿克謙太府
少卿○九月辛卯日有黑子大如桃戊午又如星○

宮闕災鄭仲夫李俊儀李義方等恐有變閉紫城門
不納救火人殿宇悉火王出山呼亭痛哭庾應圭詣
景靈殿抱五室祖真以出又至中書省出國印○二
年五月金遣使冊王○西北回兵馬使大將軍宋有
仁乞解以于學儒代之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
人殺其守愛妓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殺數
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鬪而死有仁不能制懼害
及已稱疾乞代學儒亦不能制○三年秋八月東北
回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起兵於東界討鄭仲夫
等謀復前王不克死之語在甫當傳○冬十月李義

旻殺前王于慶州○制三京四都護八牧郡縣館驛
之任並用武人○四年煚定熙元年金春正月重光
弘護歸法弘化等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閉乃
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八殺義方兄弟義方知
之集府兵斬僧百餘府兵亦多死者遣兵破重光等
五六寺李俊儀止之義方怒不從遂焚其寺取貨財
器皿俊儀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
第宅姬妾一也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
義方大怒拔劍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
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可聽請先殺我義

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為克謙女婿故從其言俊儀
走出義方引劍割其首而卧鄭仲夫曰兄弟鬪於宮
中何理耶欲執俊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
方兄弟之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太子納李
義方女為妃○秋九月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
仲夫義方檄召兩界諸城曰側聞上京重宥議曰近
北界諸城多桀驁宜往攻討兵已大發其可安坐
自就誅戮宜各糾合兵馬速赴西京出顧以北四十
餘城皆應之獨延州人玄德秀數位寵罪遂與州將
向闕羅拜連呼萬歲閉城固守位寵移牒延州將舉

兵問其不至之罪於是城中推德秀主兵馬德秀遣
兵擒賫牒者殺之位寵再牒恐以禍福州人頗恟恟
德秀用智計鎮定分兵屯守諸門是後位寵兵屢攻
延州德秀再擊破之○遣平章事尹麟瞻率三軍擊
位寵至巴嶺與戰敗績○位寵兵陷和州兵馬副使
崔均死之均時以指揮使在東北路聞副使之命卽
入和州營是夜敵兵至郎將李瑤開門納之均與兵
馬使李儀御史智仁挺被執罵賊不屈與儀及幕士
皆遇害均才學出羣吏幹亦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
○李義方伏誅○復命尹麟瞻為元帥領諸將攻西

京鱗瞻謂諸將曰我聞招攜者附于內伐叛者披其

枝今位寵腹心在澶州我若先攻西京則在澶州者

招誘北人共為倚備我腹背受敵非計之善也今澶

州負恃西都不虞我至宜先攻澶州澶州若下北州

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而攻逆蔑不濟矣遂趣澶

州○五年位寵遣將救澶州官軍從間道掩擊之前

後斬二十二百餘級虜二百八十餘人○夏五月發

前王喪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命內侍十人護葬陵曰

葬之罪也將軍朴存威使於雲中道嘗後軍總管

杜景升以澶州久不下積土城外樹大砲攻城拔之

於是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從鱗瞻策圍城
持人使之招懷降附○六年公州鳴鶴所民亾伊亾
所伊等嘯聚黨與自稱山行兵馬使攻陷公州命大
將軍丁黃載等討之戰不利○東海水黃濁三日變
爲血色○夏六月尹鱗瞻與兵馬副使杜景升攻拔
西京擒位寵斬之函其首送京師梟示並送位寵妻
孥及俘獲百餘人餘民悉按堵如故

史氏曰弑逆之賊人得而誅之雖隣國之大夫亦
得沐浴而請討况其一國之臣子乎然則位寵之
稱兵討賊烏得謂非義乎而卒歸於叛國何哉不

於金甯當舉義之時併謀協力而顧乃逡巡畏縮者有年甯當已死毅廟已弒明宗之位已定然後謀動干戈於邦內構釁生事於他國其為計不亦誤乎此所謂所舉者雖義而所舉之時非也

○按史氏之論位寵以舉義不早逡巡後時非之以愚觀之有不然者古人之言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庚癸羣兇屠戮文士放弒君父窮兇極惡覆載所不容簡冊所未見苟有一二忠義之士聲罪致討則以舉國所共憤之人心豈難於顯戮兇魁而終不克濟事者甯當為人亦膽氣有餘而其

分部諸道將士徑奉前王舉措踈脫義旗未取機
漏取敗然名正言順成敗非所論也今位寵之始
起檄召兩界也乃曰上京重房議討北界諸城大
兵已發其可安坐就戮云而無一語爲君父討賊
復讎之義不過爲私讎激動之而已岳嶺以北應
之者亦各爲身謀僥倖成事而已設使此舉在於
毅宗見逐之初應主未受回詔之前不過卓敦之
計而止顛沛無成可立而待也况皇冊已加王位
已定舉國臣奉而乃興忿兵馳報怨之檄驅迫脅
之衆敢抗王師經年盜據自取叛賊之誅非不宐

也宜也烏可以舉義而時非論乎

南賊攻陷禮山殺監務遣大將軍鄭世猷李夫等分
左右道往討之○初西北諸城皆赴位寵宣州鄉貢
進士房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今位寵脅誘諸城
土豪偽署官職我曹亦預其中位寵所謀不止討賊
若不改圖恐同惡流醜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州
人皆服有郎將義儒受偽署爲將軍獨不可孝珍狙
射斃之卽遣人告義州州人亦殺偽酋景綽等以應
從間道齎賊首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
嘉之賜孝珍瑞鸞爵○七年六月辛卯震太廟○八

伊等來降賜廩粟命御史押送其鄉以伊等復叛寇
黃驪縣又寇鎮州陷牙州秋七月兵馬使鄭世猷捕
以伊等時處處盜起義靜二州叛又位寵餘衆五百
餘人作亂殺留守判官賊酋金旦尔降復叛西路檀
塞金使往來亦由他路我國護行人或多被害初西
賊分爲三軍首尾行劫嘗攻焚慈肅二州又屠妙德
香山諸寺朝廷遣兵討之屢戰失利大將朴齊儉爲
兵馬使聞賊飢窘有納款之意遣人招誘諸賊相率
來降齊儉輒拊循之曰汝等皆吾赤子也開倉賑之
分處龜漣等州使之安業獨中軍行首進國不降率

其黨百五十人欲投北蕃齊儉盡擒斬之○王御倭
殿引見東西兩界諸城上長都領等各賜匹段錦衣
金帶馬一匹以平西之後盜賊頻起慮復動搖有此
賜識者嘆其姑息○鄭仲夫致仕以宋有仁爲門下
侍郎平章事時閔令謨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主以
有仁武臣使氣又爲仲夫壻心憚之班令謨上有仁
固讓有仁嘗請壽德宮居之棟宇壯麗擬於王室○
九年九月將軍慶大升與所善勇士許升謀率死士
夜入宮殺李景伯等請王發禁軍分捕鄭仲夫及宋
有仁父子悉斬之梟首于市語在別錄大升自去鄭

宋以來心不自保招集死士百數十人留養門下號
曰都房嘗令數人潛伺里街偶聞飛語輒囚鞫累起
大獄爲長枕大被令壯士輪直于家或自共被以示
誠款許升等恃功偃蹇陰養惡小昵侍東宮寢卧後
壁歌吹徹夜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又道殺牽
龍金光立詣闕奏升等欲殺臣圖不軌不暇稟誅王
命近臣慰諭宰相以下賀其第大升稍自安罷兵衛
○內嬖明春死王失聲號哭太后寬譬之曰雖是情
鍾不可使聞於重房也然猶嗚咽不能止親製悼亡
詩以自慰王天資孱弱屢更變故動輒驚懼凡軍國

機務皆牽制武臣至如聲色猶不敢自尊及賊臣誅
夷始得溺愛牀第內嬖尤寵者純珠明春而已自二
人繼繼亾無以遣懷召集純珠明春及諸嬖所生兒女
數十于宮內衣以斑斕載以鳩車嬉戲啼號不類宮
禁故武臣等皆腹誹咨嗟王德艾毅宗不孝弟故至
誠事太后敦睦宗戚召弟僧冲曦侍太后患瘡曦多
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右司諫崔詵上疏諷曦
穢行請出之王覽疏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
遂罷詵自後無敢言者朝臣皆附曦賄賂公行○十
一年詔往年十道察訪使黜陟官吏多有乖戾其誤

被罪罰者悉原免依舊叙用先是國家遣按察使巡
察州縣春秋更代又遣察訪使黜陟之自仁宗壬戌
不遣察訪唯委按察不能彈舉官吏侵漁民多受弊
歲戊戌宋有仁李光挺等建議復遣察訪使官吏坐
贓落職者九百九十人悉皆錄籍於是共出銀五十
餘斤賂鄭仲夫求去其籍未果而敗後大賂權貴請
去之猶未得至是用事者指言天譴屢彰訛言浸興
皆因冤濫所致下語原之臺閣無一言○冢宰閔令
謨性訥怯少虧操履判兵部李光挺貪頑無識銓注
猥濫郎舍奏舊制文吏散官補外者皆有年限今或

一二年而超受或三十餘年而不調政濫人怨請依
年限制韓文俊之徒力排其議

史氏曰庚癸以來政歸武夫一二文臣之執國政
者動爲武夫掣肘復有如令謨之爲冢宰光挺之
主銓選不滿公議者又安得鎮武夫不遜之心乎
郎舍之論蓋以此也當時選法之毀非獨武臣之
罪亦文臣執政者之過也

十四年召還李義旼義旼畏慶大升歸慶州僅方不
至王懼其爲亂遣中使敦諭乃至引見優殿中外皆
惜王之柔懦○以鄭邦祐知御史臺事鄭允當爲吏

部員外郎李居正為左正言邦祐起自雷吏特授臺
憲不滿人意允當年少無知其父世祐為兵馬使歛
民財貨連獻內府有是拜居正無他才能林氏庇與
居正有舊薦之王乃授王用人唯與近習議親署叅
官以上封付政曹各曰下批由是奔競成風壁率有
所請王問得賂幾何多則喜從其請否則遲延時日
○十五年春正月甲午日有黑子大如梨二月戊寅
如是三月又如如是者再○兵部尚書朴純弼大營私
第於東宮傍太子告曰朴尚書第為月建方不宜營
造臣力不能禁請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

聞者莫不憤歎○命文臣製瀟湘八景詩仿其意摹

寫為圖

王精於圖畫與畫工高惟訪李光弼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軍國萬幾不以介懷光弼父

寧亦以畫知名嘗入宋徽宗勅寧畫本國禮城江圖徽宗差賞曰高麗畫工惟寧為妙手賜錦絹仁宗得

宋商所獻畫圖以為中華奇品召寧誇示寧曰是臣之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背果有其姓名○

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宅未售因事之外郡其

妻受郎中玄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克清還詣德秀

曰予嘗買此家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飾而贏

得三斤豈理也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予獨未

耶遂不受克清曰予平生不為非義豈可賤買貴賣

以贖于貨子若不從即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

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銀佛
寺聞者莫不歎息曰末俗競利之時得見如此人耶

六月有侍御史二人與宦官會廣真寺為流頭飲

國俗以是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飲號流頭飲

史臣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驂乘爰絲

變色是故有志之士羞托宦豎况處臺閣任風憲

者而與宦豎宴會雖欲理國得乎昔范純夫為諫

官東隣宦官陳衍每至其園亭不敢高聲謂其徒

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殊異乎

今之御史矣

工部尚書咸有一卒有一起自胥吏從軍有功補選
軍記事樞密事王冲薦廉吏屬內侍力排巫覡焚毀
淫祠平生不事生產其妻曰何不慮子孫計答曰予
早孤無援清苦守節以立門戶兒輩當正直節儉以
俟命耳何戚戚於貧窶乎卒年八十○十六年秘書
監崔陟卿卒陟卿性廉介嘗補京山府判官秩滿還
京足不至公卿之門者十餘年崔允儀判吏部知其
清直拜耽羅令以鎮擴俗陟卿興利革弊民皆安之
及還允儀已死居京三年貧不自存將挈家歸鄉會
耽羅人苦令尉暴政以反乃曰如得陟卿當釋兵王

聞之卽除耽羅令邑人見陟卿皆投戈羅拜按堵如

舊凡所至皆有聲績清名勁節老而不衰初特鄕耋

山以聯向選郡童崔陟卿崔均崔松年遮還制曰

與之借勸令就學皆為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來守令刻剝其民無所畏忌

流離日多予甚悼焉惟爾有司痛徵貪吏如有誅求

受賄者雖微重論是後屢下懇惻之教

史臣權敬中曰經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明宗躬桓靈而口文景詔雖哀痛其如

五孽七變招權鬻爵之弊何吏之不悛民之不寧

宜矣

明宗

九月辛酉鎮星犯歲大史奏恐有內亂請設佛頂消
灾道場又於明仁殿講仁王經以禳之

史臣曰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故日月薄蝕彗
孛飛流人君遇灾當責躬修德以消禍萌而察候
之官專欲事佛穰禱以惑王心宰相臺諫莫有規
諫者何哉

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事時有人訴重房白修國
史文克謙直書殺宗被弑事宜令武臣兼之克謙聞
之懼密奏於王王不敢違武臣意然以同修國事下
制世輔不請而直以史字改之克謙戲世輔曰儒官

之爲上將軍忝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亦自公始
○十七年秋七月晦日有食之是夜工部尚書曹元
正上將軍石隣等謀逆亂伏誅初元正在近密倉暴
愈甚奪中書省公廨田租文克謙請治其罪章凡五
上乃左遷其子英植英迪等元正嚙之石隣者素寒
賤庚寅之亂以禁軍助李義方擢郎將遂顯嘗憾西
海道按察使康用儒不從其請誣構請罷王不聽隣
怒瞋目張拳解帶投地而去王遣內豎勸留又命尚
書梁翼京挽袖懇喻然後乃入內殿王溫言慰解隣
猶偃蹇不朝日食之夜有賊七十餘人踰垣入宮格

殺樞密使梁冀京等發內侍院積出燭照之所至輒
殺承宣權節平知賊徒無繼者乃出北門到街衢召
兵至宮門外謹諫動地賊懼走出西門中郎將高安
祐聞變赴闕至市橋樓邊見一髡詐為病乞兒卧糞
壤中卽收捕有紅燭跋在腰間因繫鞫問乃曹元正
怨文克謙與石隣石冲等謀遣其家臣作亂也王命
刑部按問具服逮捕曹石等及其黨三十餘人悉誅
之○十八年秋七月定張宣豫高和六州大雨漂盡
民屋又鎮瀛境內黃虫黃鼠隨雨而下大損禾稼八
月登文宣三州鎮瀛龍津寧仁等諸城大水損禾漂

蕩城郭民死者衆發倉賑之○二十年宋光宗紹興

元明福平章事韓文俊平文俊性雅正能屬文才名聞

世歷宰州郡皆有惠政典選吏兵銓叙平允三掌禮

闈所取多名士七十謝事日與高人韻士逍遙賦詩

謚貞懿○二十一年政堂文學李知命卒知命博覽

羣書善詞賦工草隸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

廉直賑活飢民甚衆為相有古大臣風再掌禮闈若

趙冲韓光衍李奎報愈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世以

得人稱之○以杜景升判吏部監修國史李義叟判

兵部金永存知樞密院孫碩玉度為樞密副使曠與

永存同在院相詬罵如兩虎哮吼同列畏縮後景升與義叟坐省中議事相失義叟奮拳擊柱曰爾有何

功位在吾上時人語曰掖院李杜密院孫金有人作詩嘲之曰吾畏李與杜訖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拳

風一萬古景升目不知書時有一醫題壁自稱王堂人有人朝之曰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王堂人

聞者齒冷○二十三年大將軍全存傑自殺時南賊蜂起

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凶命標掠州縣王

命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之至純義叟子也義叟

嘗夢紅霓起兩腋頰自負又聞古讖龍孫十二盡夏

有十八子之語因懷非望與沙彌孝心等通至純輒

泄官軍動靜故以至屢敗存傑忿曰以法治之則其

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遂仰藥而死後賊魁詣闕請

降金沙彌投行營請降斬之又左道兵馬使崔仁擊
賊于江陵斬百五十級南路兵馬使擊賊于密城斬
獲七千餘級○二十六年將軍崔忠獻與其弟忠粹
發兵誅李義旼大殺朝臣語在權兇錄○二十七年
秋九月崔忠獻廢王幽于昌樂宮放太子于江華立
平涼公旼先是忠獻與忠粹及朴晉材謀廢立設醮
告天天大雷電雨雹暴風拔木毀屋至是日又大雷

電

史臣曰自鄭仲夫李義方義旼等弒殺宗竊弄國
柄為明宗計當誓心自強必欲討賊而後已若曰

力不足則慶大升憤王室之微弱疾強臣之跋扈
一朝舉義誅仲夫父子如獵狐兔而義旼奉首鼠
竄假息鄉間此王任用賢良修明紀綱復張王室
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宴安若義旼者特一匹夫
遣一介使數其弑君之罪誅而族之可也反加招
致驟登爵位使之陵轍王室殺害朝臣賣官鬻獄
濁亂朝政其禍慘矣崔忠獻乘釁以起而王反見
放逐子孫不保自是權臣相繼執命王室之不公
若綴旒者幾百年嗚呼痛哉

崔忠獻奏黜內侍閔湜等七十餘人○以忠獻為靖

國功臣三韓大匡上將軍忠粹賜功臣大將軍朴晉材刑部侍郎趙永仁判吏部事奇洪壽判兵部事○杜景升卒于紫巒島忠獻欲廢五流景升景升性質直寬厚少文有勇力初為牽龍庚寅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不犯金甫當位寵之役征戰有功封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至是憂憤嘔血死

神宗靖康

諱改暉字至華明宗母弟

○元年戊午

宋慶元四年金承安

三崔忠獻捕私僮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萬積等六人樵北山

招集奴隸謀曰國家自庚癸以來朱紫多起於賤將相寧有種乎吾輩安能勞筋苦骨於錐楚之下

叔皆然之乃前黃氣數千銀丁字為識約以甲寅聚
興國寺趣棹庭先殺崔忠肅焚其賤籍使三韓無賤

人則公卿將相可得矣及期奴頃貞告變於江○員外
其主韓忠愈轉告忠肅遂捕萬積等投之

郎趙通以前王讓位表如金至是還繼而金宣問使

孫俛來詰遜位事必欲親見前王授詔門下侍郎趙

承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俛曰苟如

是不必親授遂傳詔于王○二年金遣使冊王○冬

十月雷俄而有怪氣赤黑從鵠嶺出彌滿京都咫尺

不見人○三年晉州吏鄭方義鄭昌大等聚眾作亂

殺素所仇怨者六千四百人州牧使李淳中等懼閉

閣不出朝廷聞之流淳中遣少府監趙通等安撫晉

州通等畏虐焰但拱手而已時陝州有賊亦橫豪為

一方鉅害晉人與方義仇者往投陝賊請兵欲擊至

晉方義出擊破之盡殺其黨○四年宋嘉泰元年刑

部尚書閔湜卒湜令謨之子豁達有大度明宗諸小

君招權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嗣忠一日請

俱往酒酣忽曰虹沙彌輩敗國家蓋以虹一端接地

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崔忠獻兼吏兵

部尚書御史大夫出入禁闥以兵自衛在私第與吏

部員外郎盧瑄瑄性巧黠善承迎注擬文武官以奏

王頴之二部判事但檢閱而已

史臣曰崔忠獻擅廢立作威福權勢日熾王室日微自古君弱臣強未有甚於此時而當時撰實錄者恐其語洩皆諱而略之史臣之罪也

五年門下侍中趙永仁卒永仁博學善屬文少時魁然有宰相器後配享王廟○前王薨于昌樂宮葬以

王禮崔忠獻堅執不可降從葬祀禮太子在江華不得與寢事國人哀之○慶州別抄軍

聚黨攻永州忠獻遣諸將大發兵往擊賊聞之募集

雲門山及蔚珍州田賊分為三軍自稱正國兵馬誘

登州郡數年乃討平之○七年甲春正月乙丑朔日

有黑子者三日王患背疽忠獻受王命立太子王薨

史臣曰神宗為忠獻所立生殺廢置皆出其手徒

擁虛器如木偶人耳惜哉

降東京畱守知慶州事陞安東為大都護府忠獻以

造新羅復興之言謀逆煽亂安東以忠獻守太師同心捍禦以全忠義陞降示勸懲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御史臺事王以忠獻有權立功不以臣禮

待之常呼為韓惟漢隱于智異山恩門相國

諱諛字不波母元年乙丑宋開禧元年金泰和

年賜崔忠獻功臣號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忠獻

作茅亭于南山里第旁詩雙松崔頤賦雙松詩兩制

文士皆和李奎報作亭記以美之○二年宋開禧二年金泰和

六年蒙古忠獻奏諸道流配者量移放免幾三百餘

人○以忠獻為中書令晉康公忠獻曰公者五等之中書令人臣之極

拜不○四年王移御崔瑀第忠獻迎駕獻壽于闕洞

之私第諸王宰樞皆侍宴錦繡絲棚胡漢雜戲窮極

侈異不可言狀○詔往年聖考柎廟之日改定昭穆

位序乖戾令宰侍文士據典禮各上封事本朝廟制九室而有

新附之主則奉出主安於本陵二年春柎廟時忠獻與宰樞議順宗親盡無嗣當出以神宗柎第九室太

祖在西東向惠顯同為第一昭宣肅同為第二昭仁宗為第三昭文宗為第一穆睿宗為第二穆神宗為

第三穆至是夏議衆論紛紜竟不能改

史臣曰漢書云父昭子穆孫復為昭公羊傳曰父

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則昭穆之序一定不易矣
今國無恒典而隨時變易昭穆之序大紊矣

五年遣上將軍金元傑如金賀卽位

表曰五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

主六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人少府監崔甫淳辭也
金主兄弟爭位惡其觸實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
非若晉朝渡江之比
何用此語甫淳坐免 九月崔忠獻會賓客設重陽

宴使都房有力者手搏勝者卽授校尉隊正以賞之

史臣任翊曰按國家頒政例六月權務政十二月

大政吏兵判事與諸同寮會坐功者陟之罪者黜

之一陟一黜皆承上命過此雖有所銜未嘗差授

况無功者乎忠獻威傾一國獨專政柄乃以眼前

小戲亂其邦憲又因左右所托或授東班權務之職其頒政無常專恣弄法未有甚於此者矣

召明宗太子璿于江華封漢南公改名貞○七年冬十二月忠獻廢王遷于紫雲島王與王濟明于承慶等謀去忠獻事泄見廢奉立漢南公貞改名禎

史臣曰是時忠獻執國命已有年矣廣植黨與專擅威福熙宗雖欲有為何以哉為王之計當以正自處任賢使能王室自強雖有跋扈之臣無由肆其惡矣王不知此聽用輕薄之謀欲快一時之忿卒見放黜噫

康宗元子

諱祺字大華

元年壬申

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

蒙古遣使如金金遣使冊王金使完顏惟基欲入

自儀鳳正門知奏事琴儀往諭曰天子巡狩自古有

之若大國枉蹕小國當入自何門惟基答曰天子出

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惟基大

服其言乃入自西門○平章事任濡卒濡元厚之子

性恬淡慈和不以勢位驕人歷事五朝居官勤恪久

掌制誥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闕文闈所舉皆名士

若趙冲李奎報金敬俞升旦其尤者也晚年好佛配

享熙廟○二年王薨太子暉受遺詔即位



德敬字大明舊諱暝
母元德太后柳氏
元年甲戌定七

年金貞祐二年
蒙古太祐九年
二年崔忠獻移入別第劍戟兵衛

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衆
兵部尚書致仕玄德秀

卒德秀鐵面犀骨有膽略意氣自高言笑誇大人或

譏之嘗調安南為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巫覡

不得入境
忠獻以李奎報為正言
三年契丹遣

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骨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

王建元天成避蒙兵席捲而東暨黃旗渡江攻掠寧

朔關入義靜雲燕等州皆以妻子自隨彌滿山野月

餘食盡移入雲中道遣上將軍盧元純大將軍金就

礪統三軍禦之後軍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纛

者丹兵奔潰追斬八十餘級并獲揚水尺一人楊水尺者

太祖攻甄豈時所難制之遺種也多居雲中道木義

紫雲仙徵貢至榮苑忠獻又以紫雲為妾徵貢滋甚

水尺等大怨及丹兵至迎降御導水尺本無買藉逐

又編柳器取資 丹兵屯延州之開平原金就礪奮

擊大敗之三軍又接戰于渭州敗績將軍李陽升等

千餘人死語在權兌錄○四年五軍潰于太祖灘大

將軍李義儒等皆戰死元帥趙冲等奔還明年復以

趙冲金就礪為兵馬使擊丹賊蒙古元帥哈真遣使

我軍約同討契丹語在趙冲金就礪傳○遷太廟神

主于太常府太祖世祖梓宮于奉恩寺

後移梓宮于江華新都至忠

烈王二年復葬舊陵

○納熙宗女為妃○崔忠獻殺校尉孫永

等十人永等嘗釀飲於市嘆曰頃與丹兵戰有功無

賂不得爵有人告忠獻忠獻遣家兵捕之并其黨百

餘人斬之○賜忠獻姓王氏○六年忠獻死○義州

別將韓恂多智等殺其防守將趙宣等以叛自稱元

帥署置多官諸城響應以清川江為界投東直潛引

金元帥于哥下令屯義州自屯博州相為聲援兵馬

使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尹忠孝寄書于哥

下諭以禍福責其違盟于哥下悟陽怒即囚忠孝等

遣使召恂智恂智擁兵赴之丐哥下宴慰并及諸城
賊魁甚厚因疏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酣伏發捕
恂智及其黨悉誅之三軍請治諸城從逆之罪金就
礪曰穢厥渠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
受禍多矣餘悉不問王以銀酒器及苧細布五百匹
米一千石遺丐哥下以酬其功

七年平章事趙冲
卒○八年蒙古皇太弟遣著古與等來索土物

願細紬三千匹綿子一萬觔細苧二千匹及墨筆紙
等雜物又著古與等各出懷中物投王前皆年前所

與處納布也遂不赴宴又怒館待不滿意張弓持杖
或射或擊館伴崔瑛等奔走出門即下鑰將黃金希

其開門入諭蒙古安只女大王遣這可等來王問羣
其怒稍解

臣迎接可否皆曰彼衆我寡若不迎接必有後患王
意欲設備拒不納議未洩下于太廟這可等來督國
贐以金希碑知詩禮有膽略善辭語命爲類會使以
待蒙使這可等詰其不迎接希碑曰迎迓之禮與夫
國贐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
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一行必見拘留這
可慚服一從希碑處分後又蒙使喜速不花等來將
佩弓矢赴宴上殿希碑曰自兩國交好皆俱禮服相
見今欲以褻褻韃赴宴饗如禮何卽解之又爲東真使
館伴東真使唱曰東君初報暖希碑卽對曰北帝已

收寒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答曰君以春意唱吾

亦以春事和之使不復詰○十二年宋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平蒙古

太祖二年春蒙古使還渡鴨綠江中途為盜所殺反疑

我遂與之絕○十三年西北百兵馬使金希碑與判

官孫襲卿御史宋國瞻議選步騎一萬餘人分三軍

往討石城于哥下遣兵救之希碑等奮擊大敗之石

城主率眾出降銜塊誓吳希碑數于哥下背恩之罪

遂還初希碑將發兵密以書告崔瑀及還有司欲劾

希碑擅興師聞瑀知之遂寢○十四年崔瑀遷前王

于喬桐殺將軍金希碑上將軍盧之正大將軍琴輝

等初森奚人崔山甫犯罪而逃變姓名曰周演之以陰陽占術惑眾瑠召與語曰親信一日密語瑠曰

今王有失位之相公有王侯之相命之所在其可避瑠以語腹心希瑠希瑠問演之曰果有此說乎演之

有諸瑠曰前日密語洩恐禍及會有人譖瑠曰頃者八疾盧之正琴輝希瑠等會演之家謀害公奉前王

復位瑠遷前王沉演之之正輝希瑠等于海時希瑠以巡問使在羅州捕者至略無懼色口號一絕曰欲

報清河百注恩東西南北惣念身柰何一朝逢天厭紫商人為碧海人自投海希瑠本羣山島人以監收

補散員累遷至將軍美風儀有智勇通書史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

倭賊侵掠州縣寅到日本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

日本誅賊倭遂報和親牒自是邊患稍息○十七年

平章事琴儀率儀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

文嘗監清道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與人面折人

多憚之累典貢舉世號琴學士引年乞退琴其看娛

然詔事崔忠獻敷歷華要謚英烈○崔瑀弟珣作亂

于洪州知事敗自殺珣勇而精暴自派洪州心常快

官禁不聽聚羣不逞作亂殺州副使李文拒及判官

法曹等馳書召前將柳松節金壽延等于謫所乃傳

檄劬郡發兵為援數十人逃匿石窟自到死按察使

之珣知事敗與數十人逃匿石窟自到死按察使

詔捕松節等皆殺之瑀使監捕餘黨一切處分

希瑀意誣殺禮山結城等七縣監務又盡殺洪州人

嘗往來於珣者重房○十八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

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咸新鎮副使全偁防守將軍

趙叔昌降叔昌謂蒙人曰我趙元帥冲之子也吾父

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乃為書諭諸鎮使迎降所

至先呼曰眞蒙古也宜速出降蒙兵攻鐵州郎將文
大判官李希勣皆拒戰死之王以蔡松年爲北界兵
馬使以禦之又徵諸道兵○蒙兵攻龜州兵馬使朴
犀分道將軍金慶孫隨機死守蒙兵不克乃退語在
犀慶孫傳○蒙兵攻陷龍宣郭黃鳳平等州長驅而
進前鋒到禮成江京城洶洶崔瑀以家兵自衛守王
城者皆老弱蒙兵分屯京城四門外瑀再遣御史閔
曦郎中宋國瞻犒師結和親時撤禮塔屯安北都護
府自稱權皇帝遣使來王下庭此面以迎蒙使止之
王宴慰以金銀紬紵厚贈三元帥及使者遣淮安公

健于撒禮塔健遙拜階下撒禮塔移牒曰帝命臣問
高麗殺臣著古與之故仍索馬二萬匹童男女數千
人紫羅一萬匹水獺皮一萬領於是遣大將軍趙叔
昌齎國贖金銀鞍馬偕蒙使行上表皇帝辨殺著古
與等事○十九年夏崔瑀卿王遷都江華殺指諭金
世冲○秋七月乙酉王發開京丙戌入江華時霖雨
彌旬泥潭沒脛人馬僵仆達官及婦女有跣足負戴
者鰥寡孤獨失所號哭○御史臺皂隸李通以開城
反遣將領三軍討誅之○金允侯射殺蒙古元帥撒

禮塔

允侯嘗為僧避亂于處仁城撒禮塔來攻射殺
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不受改攝

二十二年命上將軍李子晟誅討龍門倉賊○又遣

李子晟討東京賊崔山李儒等誅之○西京人畢賢

甫洪福源等舉城反大將軍鄭顛死之北界兵馬使

閔曦討賊獲賢甫送京腰斬福源逃入蒙古福源唐人西

京敗後常在蒙古遂為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皆屬焉畿構本國隨兵往來時人以爲

式主蒙兵歲至○以李奎報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

皆福源道之也○皆福源道之也集賢殿大學士時蒙兵歷境屢加徵詰奎報久掌兩

制製陳情書表帝感悟撤兵○二十一年宋端平元年

宗六年○侍中金就礪卒○奉安御衣於南京殿闕

是歲金亡○有僧說識云自扶蘇山分爲左篇曰阿息達是古揚州之地若於此地營宮闕御之國祚可延八百年詔

自三月至五月安御衣於南京闕七月至十月移安
舊京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又安於南京周而復始

○蒙古兵陷龍岡咸從三登城執其守令○二十三年

蒙古兵渡義州江分屯嘉州及安北府二州之間火

氣連天遂遍慈朔龜郭之地先鋒入黃州至信安守

宰多被害餘兵百餘自溫水南下趣車峴至全州古

阜之境又分屯于南京至竹州充斥湖西海隅城邑

○二十四年前王薨于法天精舍廟號熙宗○二十五年

蒙兵至東京燒皇龍寺塔○冬遣將軍金寶鼎御史

宋彥琦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蒙古遣使賫詔來諭親

朝召兵還○三十三年宋淳祐六年蒙古古定宗元年兩毒其虫由身裏

細網剖之如斫白毛瘡飲食入人腹中或啼人皮膚
人朝死時號食人虫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

○晉州副使王諧卒諧少登第拜監察御史守法不

撓為晉州吏畏民懷及遷東都留守老幼涕泣請留

遂復舊任沉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其所計畫皆利於

國及卒皆歎曰國之重寶去矣○三十六年崔怡死

瑀改內外都房皆歸其子沆家○三十七年樞密副

使權守平卒守平性純厚質直有古人風嘗貧居遞

食竈外人卜章漢田及章漢遇赦還守平袖租簿就

與之相讓久之守平竟投簿而去○三十八年守司

空左僕射孫抃卒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波如流嘗按

慶尚人有弟姊相訟其父臨死舉財產盡與女而與
子者只緇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具
存久未浚抃召二人問曰若父歿時母安在曰先凶
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已有家弟方髻齒抃因諭
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均也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
薄於無母髻齒之兒耶顧兒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
姊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兒既長則用
此紙作狀服緇衣冠履繩鞋以告官將有能辨之者
其獨遺四物意蓋如此弟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遂
中分與之并以妻泐聯孽不得拜清要妻勸改娶世

族并不聽○崔沆獻酒饌于王宴諸王宰樞文武官

于其第以沆為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在家遙

謝○四十年宋黷祐元年蒙蒙兵渡鴨綠江大至永

寧公綽在蒙軍貽書崔沆諭以太子若安慶公出迎

則必退兵沆不聽蒙古元帥也窟遂移兵陷西海道

掠山城男女七歲者皆屠之死者四千七百餘人連

陷東州春州襄州圍忠州充斥遠近候騎至全州王

命宰樞文武官議却兵之策僉曰莫如太子出降王

怒乃遣永安伯僖等致書于也窟也窟時在忠州得

病北還永安伯僖等追至舊京致國贖且乞退兵也

窟責云國王出江外迎吾使則兵可退也遂遣蒙古
大等十人來王渡江迎于昇天府新闕蒙古大謂王
曰自大軍入境一日死囚幾千萬人王何惜一身不
早出迎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至於此乎自今萬世
和好豈不樂哉遂酣飲而去宰樞請遣安慶公涓乞
班師王不從叅知政事崔璘獨奏曰愛子之情無貴
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乎今民之
存者十二三蒙兵不還則民失二農皆投於彼雖守
一江華何以為國王不得已而領之遂遣涓偕璘以
行凡進饋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科歛百官

以充其費滑至蒙古屯所設宴饗士京城解嚴○四

十一年李峴伏誅籍其家沉之瑞之松等五子于海

峴貪婪好殺嘗為選軍別監多受賄賂號銀尚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窟受金牌為鄉導諭降諸城

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為已有銀○冬蒙古元帥卓

羅大攻尚州遣門下平章事崔璘如車羅大屯所請

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是歲蒙兵

所擄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不可勝

計所經燬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四十

二年車羅大中舊京保定門外又蒙兵五十餘騎到

昇天城外京城戒嚴○崔沆進酒饌于王召太子諸

王宴于內殿作樂徹夜時蒙兵壓境餓宰相望王制

於權臣強設此宴○以崔誼為殿中內給事誼沈婢

○四十三年蒙兵謀攻諸島遣將軍李廣領舟師禦

之蒙兵南下車羅大永寧公屯潭陽洪福源屯海陽

南至海隅東至嶺南無不被害○制下諸道被兵凋

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補經費又令文

武三品以下出丁防築梯浦邑浦捭浦等地為左右

屯田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質於京謂之其人○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

從蒙主八和林城乞罷兵蒙主以不出陸為辭守剛

奏曰譬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前困獸何

從而出又冰雪慘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帝
嘉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遂命班師車羅大
等收兵北還○平章事崔璘卒屢使蒙古有專對才
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爲
我乎後俱歿戎兵果如其言○四十四年崔沆死○
蒙兵三十餘騎渡清川江趣龍岡咸從京城戒嚴時
蒙兵剽掠州郡往來不絕候兵入開京至南京遣將
作監李凝請退兵蒙將云去留在車羅大處分宰樞
請遣永安公僖贈車羅大銀瓶一百酒果等物時車
羅大屯安北府問曰何爲來對曰大人召還南下兵

具禁蹂躪禾穀國王遣臣奉一觴以謝車羅大曰太子到日當退屯鳳州宰樞請遣太子以活民命王猶豫未決遣金軾告曰待大軍撤回太子親朝帝所車羅大許之復遣軾賫酒果銀幣餞之以觀其意時內外蕭然計無所出但祈禱佛神而已○金守剛還自蒙古蒙古主方自將伐宋守剛見於行營懇乞回軍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遣安慶公湜如蒙古○四十五年柳璈與金仁俊林衍等誅崔竑復政于王語在權兇錄○蒙兵候騎一千八遂安界屯嘉郭二州車羅大遣人以帝勅告王曰高麗國如實出降雖

雞犬一無所傷否則攻破水內今國王及太子出降
西京則復可回兵王曰予既老病不可遠行乃遣永
安公僖知中樞金寶鼎如車羅大屯所○流樞密使
崔盈于黑山島盈倜儻敢言臨事果斷仁俊聽譖構
隙遂啓王流之○金寶鼎回自蒙軍傳蒙將余愁達
語云皇帝以高麗事屬我與車羅大吾以爾國降否
汝去雷國王雖不出迎若遣太子迎降軍前即日復
回軍是後使者往復數四而終不出余愁達怒縱兵

侵掠○蒙古誅東京揔管洪福源初承寧公綽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漸

積不平及李稠也入蒙古依綽一日規知福源作木
偶人埋地沉井奏帝驗之福源怨綽妻蒙古皇族

地訖于帝遣使蹴殺福源以故
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秋車羅大兵復

來屯舊京侵掠四到恣行殺擄又散吉大王等領兵

來屯古和州之地今興府龍州人趙暉定州人卓青等

與登文州諸城合謀引蒙兵殺東北面兵馬使慎執

平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等於是和州

迤北皆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揔管府于和州以

暉為揔管青為千戶是後登和州叛民引蒙兵殺害

本國使臣李凝等掠奪國贖處處作亂尋為我兵擊

殲○柳璈誅崔誼掌銓注專浚機務金承俊自謂功

高秩卑心常怏怏璈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

承俊林衍等諸功臣忌之請于仁俊以聞于主罷玳
殺玳所善者禹得等三人○四十六年魏朝元
年魏朝元九以蒙兵大至今多官各陳降守之策眾論紛紜
平章事崔滋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
固守出降優○燃燈會宴諸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
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
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史臣曰國家被兵以來停燃燈宴已六年况今東
北盡為賊巢西南浮寄海島而道殣相望倉廩罄
竭王當小心翼翼宵衣旰食猶懼不保慮不及此

而耽樂之從王既衰老視陰愒日固不足責矣當
時之侍宴者豈無一二有識者而拍手助樂無一
人諫之何哉

三月王不豫至夏四月病篤移御閔修第承宣李應
韶鄭世臣等軍國奏啓皆抑而不納閉門圍基擁妓
酣飲時議憤之○遣太子俱奉表如蒙古以叅知政
事李材等四十人國贖馱馬三百餘匹行○命營假
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從術士白勝賢言延基之地也○六月蒙古
元帥松吉遣使來毀江都城郭時太子冒大雨水至
東京蒙古元帥松吉大王等奉帝命征高麗已發大

兵及見太子聞太子言駐兵不發乃遣周者等來毀
江都內外城督役甚急城廊摧折聲如疾雷街童街
婦皆為之悲泣時人以謂內外城盡壞必有以也爭
買船船價湧貴○王薨時太子供入蒙古大將軍金
仁俊初欲立安慶公卒從兩府議奉太孫諶入大內
權監國事是年五月慈雲寺池赤沫如血校勘姜度
新羅虎景王時大觀寺池水赤其年王

薨今茲王疾
死不瘳乎

史臣曰高宗之世權臣相繼擅執國命女真蒙古

遣兵歲侵當時國勢岌岌乎殆哉然王小心守法

包着忍恥敵至則堅城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

太子執贖親朝故率使杜稷不殞而傳祿有永

濟州副使金之錫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

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

易濟州舊俗凡男女年十五以上者歲貢豆一斛衙
金吏數百人亦歲貢馬一匹以故守宰雖貪皆致富

或坐贓汚之錫並調之
選廉吏十人以充衙吏

元宗順宗
諱植字日新舊諱俱
母安惠太后柳氏 元年庚申宋景定元

年蒙古世祖
中統元年 太孫以判禮賓寺羅得璜為濟州副使

州人語曰昔遇小盜今遇大盜前宋召
坐贓免 太子在

京兆府聞訃服喪三日而除 三月太子還自蒙古

即位初憲宗皇帝南征太子自燕京赴行在憲宗崩

阿里孛哥阻兵朔野人心虞疑時皇弟忽必烈觀兵

江南太子遂南轅間關迎謁於梁楚之郊烏紗幘頭

犀鞞象笏矚目如畫周旋可則皇弟驚喜曰高麗萬

里之國唐宗親征而不能服今世子自來此天意也

與俱至開平府館待有加命達魯花赤東里大康和

尚護行歸國康和尚本晉州人嘗被虜入中國後改名守備遣永安公僖

如蒙古賀皇弟即帝位永安公還帝賜王虎符國印

允許表請六事詔曰衣冠從本國之俗行人惟朝廷所遣餘悉禁絕古京之遷邈遠量力

屯守之撤秋以為期元設是後兩國使蓋相望四

年遣大官署丞洪沂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日本國

請禁戒船只等還日竊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
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皮七十碩而來

○以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柳璈守太保叅知政

事金俊守太尉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後卽○五年

甲子宋景定五年蒙古遣使諭王入朝會宰樞議皆

曰不可李藏用獨曰王親則和親否則生釁王從其

言定入朝之議○中郎將白勝賢因金俊奏造假闕

於三郎城神泥洞親設五星道場則可懷親朝三韓

變為震旦大國來朝也王信之命大將軍趙文柱等

創假闕六月移御親設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秋

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監國李藏用從王入朝十二

月乃還語在藏用傳○七年蒙古聽趙葵言韓木咸安人初

為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以譖毀本國為事欲通和日本乃遣黑的

殷弘等來令本國為鄉導王命宋君斐金贊與黑的

等往日本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而還即令君斐隨

黑的如蒙古奏其故又遣黑的偕君斐來諭書以責

王又遣起居舍人潘阜齎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亦

阻風濤不達而還於是蒙古欲征日本遣脫朶兒等

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以金方慶

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以北界四十餘城請方慶復來鎮撫也○九

年誅金俊夷其族○十年林衍反立安慶公浟廢王

幽于別宮○西北面兵馬使營吏崔坦韓愼等以誅
林衍為名舉兵叛○十一月王復位知蒙古命順安
侯宗監國○十一年林衍死林惟茂叛伏誅○王至
自蒙古還都舊京○六月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
三別抄叛于江華○十二年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
徒謀殺達魯花赤及本國在位者往投珍島賊事覺
伏誅隊正宋思均告變命將軍崔文本鞠之俄而祗
侯辛佐宣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曰事急矣時日
將暮宰樞及承宣重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知
樞密李玄原請救於脫朵兒卽與洪茶丘等會宰樞

捕崇謙等十餘人按問皆服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
本國因謀起兵龍取京城脫朶兒執不可於是崇謙
等四人棄市餘悉釋之拜思均攝郎將○蒙古遣忻
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
田用為進取日本之計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四
疋市農牛於是分遣農務別監於諸道督納農牛農
器于黃鳳州○襄州民張世金世等謀殺守令及吏
士事覺伏誅其黨天瑞等八人潛投和州趙暉請兵
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知州事欲脅遷和州王遣人
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以去○

右副承宣洪子璿奏曰比來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
一委宦豎中外錢望請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
時言官與士大夫緘默自依唯子藩譴論如此○金
方慶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語在方慶傳時蒙兵討
珍島者人馬無慮一萬八千鳳州屯田農牛亦不下
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外皆困民食艸木
之實○遣世子諶入質于蒙古○達老花赤脫朶兒
卒脫朶兒沉重寬厚聽斷明白未嘗枉法及疾倅國
醫進藥脫朶兒卻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此而死則
說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卒國人惜之○蒙古

建國號曰大元遣使詔告○十三年世子諶久畱燕
京以東征事請帝而還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
息至有泣下者○置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
尚書左承宣文烈為別監○大府注簿姜渭贊文習
圭等祝髮而逃時太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御
亦不免譴責渭贊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內
莊宅告匱御供闕一夕○十四年西海道戰艦二十
七艘至伽倻召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恂仁州
副使李誦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戰艦二十七
艘亦敗溺○以天變放囚左承宣洪子潘奉釋輕囚

可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得免奈天意何此非修德
乃招灾也若欲修德莫如省太府供御之費禁市肆
侵割之害王默然○金方慶忻都等討耽羅三別抄
賊平之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十五年元遣惣管
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徵集諸道
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人又發征東兵萬五千人及
漕運東京米二萬碩仍令本國發軍五千助征日本
是時驛騎絡繹軍需工餉罔有紀極元遣使齎絹三萬三千一百五
十四匹來買軍糧分給京外○元遣使來索婦女一
人民每絹一匹市米十二石百四十人妻蠻子卽率以還哭聲滿路○五月世子

尚帝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王不豫薨百
官遙尊世子諶爲王

史臣曰王之爲世子也權臣專國恣行不義蒙兵
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上國摧伏權兇跋扈之志
又謁世皇于梁楚之郊世皇嘉之世結舅甥之好
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亦可尚也然其時
三別抄內叛侵掠州郡上國將帥徵求無已是宜
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以致媵嬖壘其
心志闡人專其出納未免洪子藩之譏惜哉
秋八月王至自元謁殯殿服黃袍卽位仍宴冊封使

以衣冠子弟嘗從王為魯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九月壬午王詣大行

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經率羣臣哭乙酉葬韶陵釋服
史氏曰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一月而世子以吉服
受朝賀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
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昔康王
以冕服受顧命先儒猶以為失禮今王正當哀痛
擗踊之時而其失如此聖人之喪制於斯大壞及
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亦多其家法
所由來漸矣

冬十月金方慶頌諸將與元都元帥忽敦等征日本

至一歧島擊倭大敗之語在方慶傳○遣奇蘊如元

迎公主王親幸西北面逆之以胡服同輦八國時從

宰不開剝王責之蒙古俗剝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

中謂之怯仇兒初俞千遇額張鎰曰王若以戎服入

城國人驚怪請以禮服入王不聽百官迂于國清寺

門前尹秀元卿等執撲馬擊逐禮服者侍從分散

東史綱要卷之六

公孫王與李氏國... 人臣... 人臣...

本國... 古... 人... 臣...

國... 人...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